

14

多年前,茅总说过,他厌恶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的人。我说,出国前,你就厌恶了吗?他说,不,出国前,我是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的人,后来才意识到那有多不好。

一般人看不懂茅总,他留着长发,打扮成偶像的肖邦。他喜欢穿超长的尖头皮鞋,那原是斯诺克球手的装备。作为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东主,他又常去多所礼仪学校演讲。他装有两枚心脏支架,但一天两包烟不减。60多岁后,才练习如何煮熟方便面从不烫平带。长期以来,从不体育,身材却始终保持着紧致。

三十年前,我和茅总都在悉尼。有一次他女友生日,茅总正式地通知了十余人,去他家参加生日派对。

茅总籍贯上海,生在武汉。当晚,要和女友联袂推出一道湖北风味的红烧肉及热干面。他俩将一大块猪肉投入锅里,开始了烹制。直到宴会结束,这块肉就是不肯酥烂。热干面,也因茅府没有大锅,最后一拨领到的,大概已是第十几个批次。当日庆典,未见冷盆和蔬果。本

茅总的宴请

郭靖峰

次宴会的策划要旨,或许是品尝极简之美。

不管宾客用餐感受如何,中国麻油及葱粒,为庆典奉献了渗透性极猛的气味。节目最后,所有来宾自发步入厨房,如观摩某项竞技那样,去探视还在锅里挣扎的那块猪肉。我对茅总说,你确实请了一帮说话很轻声的人来你家,现在这些女士和先生们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,太腻。

记得当年茅总的女友,热衷选购各种造型别致的碟盘及烹调工具,比如打蛋器、搅拌机、切割器、粉碎器、开瓶器等等。

家里拿出来的骨碌鬼鬼怪怪,或方形或三角,却想不到去添置一两个较实用的锅。那次湖北红烧肉失手,就因为锅小。烹制现场,他俩各持红木筷子一双,对着那块猪肉,你按头,他甩尾,惊心动魄地煮着,可怜那只钢精锅,几次快要倾覆。

认识茅总,是1991年。那年月,人人打工,要人五人六也难。茅总不

同,他和女友总是风姿绰约,令蓬头垢面的同胞羡慕。茅总的嘴角,常挂一撇类似连赢几轮围棋后的微笑。那种怡然,拉大了我们间的级差。但人们未料到,可能你刚转身,他俩就迅速戴好粉红色橡胶手套,慌忙去做清洁工了。他俩的精彩,是一种转换的精彩。如此辛苦,是为了能够多界和跨界中觅得良机。移民都是从自己的那个高度发力的。

现在,进入茅总的第二次宴请。

美好的周六上午,茅总来电,让我速去他家吃饺子。踏进茅府,发现已到人不下十六七个,叮叮当当都在垂头干活。有洗菜的,有剁肉的,有揉面的,有整理碗筷的,有摆桌撤椅的。我像误入了一间唐人餐馆的后厨。本次以饺会友,气氛诡谲,隆重应邀而来的贵宾,个个如家奴般各司其职。且每样食材,都由贵宾从四面八方远道捧来,大到面粉肉末,小到葱蒜芫荽。再看茅总,夹着一截万宝路香烟,穿着发亮的超长尖头皮鞋,质地不错的牛仔裤,忠诚地紧握着



奶奶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,可是我每次回浦南老屋,眼前总会出现奶奶坐在竹椅上,一手摇着纺车把一手拽着棉花条的镜头,那双三寸金莲就搁在脚炉里的铜脚炉上。

据考证,春秋时楚国人将香草放入带孔的熏炉,焚烧散气,久而久之,手炉应熏炉而生,脚炉又在手炉之后走进了人们的生活。又有一说:隋炀帝南巡至江苏,天气湿冷难受,当地县官让手下做了一只小铜炉,内置炭火取暖,隋炀帝用了很高兴,赐名手炉。经改进,脚炉随手炉之后问世。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有“供香饼炭壑”语,炭壑就是炭与泥土做成的块状燃料,是专供手炉和脚炉取暖用的。《红楼梦》第九回有“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,你可着他们添”一句,可见脚炉在明清已司空见惯。

脚炉与手炉,发展到后来,几乎是艺术和实用的高度结合了。就造型来讲,就有扁圆形、瓜棱形、八角形、方形等,炉盖的气孔也常有巧思,篆刻着菱形、梅花形、蝴蝶形等美丽图案,让人爱不释手。我奶奶的脚炉当然是那种常见的扁圆形黄铜脚炉,虽然年代已久,但因平时爱惜,看上去还是金灿灿锃锃亮的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家与奶奶分住在小市镇河两岸,中间隔一座石桥,奶奶家旁边又是我就读的小学,所以我会经常去奶奶家,看她,喝水,也有找点吃的意思。她一见我,高兴得满屋子找吃的,要是冬天,就会抓住我的手,说“看看你这小手,冻的!快让奶奶给你焐焐热”,说着就把我的手按到衬有布头的脚炉上,上面再压上她的手,捂得严严实实的。那时候年幼懵懂,总觉着奶奶的手又糙又老,青筋直暴,总要赶紧找借口抽手逃离,长大后忆及此事,后悔莫及!

六十年代,因为我们河北的房子被“征用”,便搬到河南滩与奶奶同住。那时候的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得多,所以白天晒太阳、晒柴仓是常见的事。夜里睡觉,母亲都要先用汤婆子或灌了热水的盐水瓶把被窝焐热了,才让我们钻进去。奶奶老派,既不上班也不上学,年纪大脾气就小,所以必须用脚炉御寒。每天烧好早饭,奶奶都要倒掉前一天脚炉里的灰烬,把灶膛里尚未燃尽的草木灰扒到脚炉里,然后加些砵糠或木屑翻搅,再在上面盖些许冷灰,盖上盖子,就可以

享受焐手、暖脚、烘被窝全方位全天候服务了。当然,要想让脚炉不熄灭不烫手却还暖和,还得细心呵护,也就是说要经常翻动炉中的灰,及时添上适当的砵糠锯末,否则不是脚炉冰冷就是烫得没法享用,或者就是烟灰呛鼻子。

因生活所迫,七八十岁了,奶奶还在为别人家纺纱挣钱,一年四季,夜以继日。春秋两季还好,夏天,奶奶头上搭块湿毛巾,边纺纱边擦汗,冬天就在脚下放只稻草编的脚炉窠,窠里放只铜脚炉,两只小脚往上一搭,“嗡嗡”地纺纱不止。如今,虽然已经时隔半个多世纪了,但在同一盏电灯光下,我母亲做针线,我看书做作业,奶奶纺棉纱的那个镜头,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也经常会有亲友来茄山河,奶奶就一边与大家天南地北地聊天,一边摇着手把拽着棉条,日子便在那“嗡嗡”的纺纱声里蹒跚而去。

奶奶还经常用铜脚炉为我提供“夜宵”,一把豆子,几只毛芋,过年时是年糕。掀开脚炉盖,在炉灰上摊张纸,把吃食放在上面,盖上盖,一会儿就会满屋飘香。有时还会在铜脚炉里煨只鸡蛋给我吃。那时食物紧缺,几乎所有吃的都凭票供应,一只鸡蛋便是奶奶一顿过饭的小菜,一天的营养品,我哪里吃得下去?

奶奶去世时我已在大西北谋生,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,也不知道她的那只心爱的铜脚炉后来去哪儿了。

书展上看到有的新书扎着一条书腰很好看。联想起可阅读的建筑,围墙不也是其“书腰”吗?通过微改造让围墙美丽转身,不求园林式围墙的韵味,但比起苍白的普通围墙添了几分新意。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一段亮丽围墙,立刻会感受到一种亲和力,心情随即舒展开来,好像眼前的围墙不再有生硬感和隔离感,再仔细端详,那段围墙竟然被我想象成社区会客厅里的一面漆器屏风了。

著名的曹杨新村位于上海西北角的普陀区,2016年列为上海市第四批历史保护建筑。老小区经过近两年来的保护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。居住这里的我,发现曹杨

《你好! 芭蕾》这本书的书名我很喜欢,很亲切、接地气,就好像在与朋友打招呼似的。书的作者钱世锦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,他早年是上海芭蕾舞团的小提琴演奏家,后调入上海交响乐团、上海大剧院。在上海大剧院历任副总经理、艺术总监、艺术顾问,出版了十本关于芭蕾、音乐剧、大剧院的书。

人们在舞台上看到芭蕾演员优雅的舞姿,仰起高傲的头,挺拔的身材,舞动修长的四肢,给人以美的享受,岂不知他们在台下洒下的汗水、泪水……每天在把杆上做一位擦地、二位下蹲、五位站立……然后脱把跳跃、空中转圈……特别是女生穿上脚尖鞋练习后,每个人的脚趾头都是“犬牙交错”,严重错位。我曾经穿过脚尖鞋跳舞,我的天啊,没过多长时间,脚趾甲出血,疼得我龇牙咧嘴,但为了舞姿美,咬咬牙,挺过去。但是她们是专业舞蹈演员,要坚持一辈子啊!

《你好! 芭蕾》共分两个部分,第一是芭蕾小史,第二是芭蕾舞剧

他的臀部。他仿佛以某款拉丁舞步,颇有旋律感地穿梭在劳动者中间。

包好的饺子,形状有十款之多,叠码整齐,如大型开幕式,各种族运动员已入场站妥。饺子在烫口时吃下,是美妙的,除非露馅;绝了,一只都没有。大家来国外打工后,手上的劲道大了,捏得够紧。

酒酣面热,宴会进入高潮,有人提议茅总来个脱口秀或朗诵。凡茅总秀过的节目,只要现场十有一人未曾领教,他会像初演那样再来一遍。让茅总特别上心的事情,还是有几件的,这个占去了一件。

现在,茅总微笑着站起来,脸部弄出些恭敬不如从命的无奈。看得出,酒精已让他的方方面面活动开了。他声明,如果一时想不起词来,请大家原谅,那首叫《黄山松》的诗,已经20多年未碰了。

鸦雀无声,第二浪鸦雀无声。一个比你想象中更浑厚的声音,终于不疾不徐从容而来。诵读中,所有的发狠,如遁道的鼓点撞在你的心门;所有的弱读,似在吹动一根羽毛,而羽毛又总是欲飞还跌。最神奇是茅总的停顿,不长不短,次次卡在听客屏住呼吸就快缺氧的死活之间。最后,茅总的手像刀一样切出去,并坚定地



新村的围墙变漂亮了。街道组织了一个创意团队,参与上海城市空间艺术节的影像艺术实践,以“曹杨的微笑”为主题,首轮拍摄了15个曹杨人像,一格围墙一张像,挂在一格溪路上非常醒目,每一幅像记录了个人感言,抒发自己工作、生活的获得感 and 幸福感。入住该社区20年来,我第一次看到人民城市有了普通的“民星”榜。现在第二轮“民星”的拍摄在进行中,下次见到的将是一批微笑的新面孔。

我的脚步跨进一路之隔的长风社区,经过拆违搬走了小商铺,现在的围墙是“尊师重教”墙。枣阳路金沙江路一段近百米的围墙上,有孔

欣赏。此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系列艺术欣赏普及读物中的一本,以后将陆续推出美术、音乐、戏剧等各个门类的图书。

上海是什么时候出现芭蕾舞的?是在1930年代,有一批来自苏联的芭蕾教员到上海,这些教员开

你好! 芭蕾

丁言昭

始比较系统地向一些少男少女传授正统的俄国芭蕾。当时被称为中国秀兰·邓波儿的胡蓉蓉女士,就是向苏联老师学的芭蕾。新中国成立后,北京、上海相继成立了专门培养芭蕾人才的舞蹈学校,胡蓉蓉成了上海舞蹈学校的校长,为芭蕾舞《白毛女》作出了贡献。

后来全国除了中央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,广州、辽宁、苏州等地也成立了芭蕾舞团,使群众广泛地接触到这外来舞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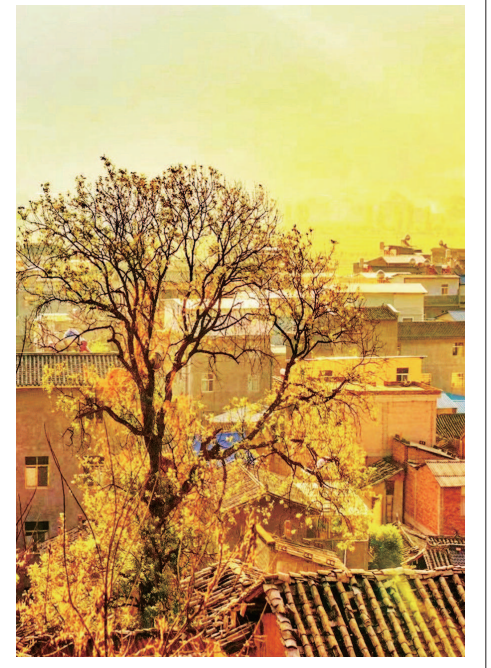
在第二部分中,作者介绍了十部非常经典的芭蕾舞剧,有《吉赛

尔》《天鹅湖》《睡美人》《仙女们》《玫瑰仙子》《春之祭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白毛女》和《奥涅金》。

音乐是芭蕾的灵魂,作者钱世锦是学音乐出身的,在书中,他运用自己擅长的音乐元素来诠释这些经典之作。例如《吉赛尔》里吉赛尔与阿尔贝特的双人舞是著名的芭蕾舞乐段。开场后不久,在这对恋人用花朵一片一片地验证是“爱”还是“不”爱的一幕中,弦乐时快时慢的演奏,暗示着吉赛尔心中的起伏不定。验证结果是“爱”时,音乐突然灵动跳跃了起来,天真、活泼,充满想象力。这种音乐可以被理解成“对话性音乐”。

《天鹅湖》里的“四小天鹅”的舞曲,音乐节奏富有弹性,诙谐可爱,让人百听不厌。接着,“三大天鹅”上场,这段舞蹈的音乐是大圆舞曲式,旋律典雅流畅,与先前的“四小天鹅”舞蹈形成鲜明对比。

我想,如果你看了《你好! 芭蕾》,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,而且会与芭蕾交上朋友。



小村秋色 (摄影) 汤青

的结局,就像坍塌了一块风景那样,让人惋惜,尽管有的朋友自身也正在走离婚程序。茅总由吼转为无泪而泣,又进入昏昏欲睡。夜凉如水,被摇醒后,他口齿含混并带着奶声奶气。估计,酒精已经把他送回稚童时代。茅总幼年丧母,七岁就知道一个人跑去亡母的墓前,诉说思念之苦。他在两个姐姐的溺爱下长大,走的是小霸王路线。恍惚中,茅总似已渡回被姐姐照拂的那个不讲理的时期。

我和茅总曾中断过来往。

一位很美的话剧女导演,在悉尼不幸车祸去世。茅总邀我参加追悼仪式,我没去,也没解释。茅总极不高兴。多年后,我和茅总在上海碰到。我说,你见我出席过四十岁以下女士的追悼会吗?我不愿年轻女人,最后留在我记忆里的,是她的遗容。他说,兄弟,那错怪你了。不过,后来朋友中,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年轻的女子离世。茅总很机智。

或许是围墙文化也吸引了他吧。

前段日子到甜爱路去看“爱情之墙”,高大的杉树掩映着围墙上每一幅萌动青春向往的画作。这里距苏州河不远,母亲河的岸堤我们从小就叫围墙。如今旧貌变新颜,从虹口段上溯42公里,经过黄浦段、静安段、普陀段、长宁段,每一段都是精彩纷呈的美丽之墙。视线转到45公里外的黄浦江绿道,一条延伸至长江、东海的“围墙”,展示了浦江两岸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。夜幕中的外滩灯光秀令人眼花缭乱,称其为彩虹墙名副其实。

阅读围墙,我心里荡漾着一种新时代的别样美。

时尚

七夕会